

董 桥

从 前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董桥作品】繁体字版原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出版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简体字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著作权登记图字：20-2010-2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前 / 董桥著.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495-0033-8

I. ①从… II. ①董…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9748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出 品 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于铁红

装帧设计：陆智昌

制 作：陈基胜

马志方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7 125 字数：108千字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上星期英国朋友替我找到丁尼生三本诗集，一八二七、一八三〇和一八三三的初版，著名书籍装帧家利维耶旧皮装帧，深绿烫金色花纹，三本合装在黑皮金字书盒中。每本诗集里都珍存一封丁尼生真迹手札，第一本里那封写给厄特里教士，说星期天晚上起程去多佛尔，星期一上午十点四十五分过多佛尔海峡，暂时避开不去巴黎，怕遇上骚乱，转往布鲁塞尔。是一八六九年六月十二日写的，巴黎正在举行大选，群众上街游行争取共和政体。我听说厄特里一生爱山，到处游山看山，跟丁尼生结伴去过瑞士玩了一个月，山上路人看到诗人跪在地上俯身观赏野花丛中一只蜻蜓，高声大叫说他隔着蜻蜓的双翼看得到花的颜色，一朵阿尔卑斯山玫瑰。

夹在第二本里的那封信写给替丁尼生出书的出版社，短短一句话，吩咐出版社让厄特里教士随便挑走诗人的书，要多少给多少。签名底下日期是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日。第三本里珍存的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写给诗人作家贝涅特，也很短，谢谢贝涅特的乐谱和诗评，说不是每一只鸟都会唱出这样好听的歌。这三封手札里写给厄特里那封连信封都保存了，贴着一个便士邮票，教士地址在 Streatham Common，我旅居英伦那几年住过那一区附近，搭火车天天经过，是个老乡镇，绿荫怡人，整天懒洋洋，连火车站月台上的鸟胆子好像都比别处的鸟大，不避人。奇怪，一八二七年那本丁尼生昆仲诗集书后贴了一张对折手稿，写明是丁尼生没有发表过的诗，共五节。字迹纤秀，英国朋友说不像丁尼生笔迹，我看不像。这三本书里夹着的三封手札《丁尼生书信集》里都收录，那五节未发表的诗倒是待考了，要慢慢翻查丁尼生传记材料也许拼得出头绪。

我今年六十八，猎书猎字猎句猎了大半辈子，偶然猎得这样一盒老书几页旧信依然高兴得不得了。小时候

家里大人带我去一家破庙探望一位江浙老和尚，都说老和尚相术高明，随便批两句吓得倒一众信徒。那天他摸摸我的头说：“十七岁出外漂泊，二十三岁与字与书结缘，一生不渝，旁的枝枝叶叶尽是造化，不必多说！”大人们半信半疑，半喜半忧，溜到嘴边的一句话只好吞下肚子里去：“靠字靠书，这孩子将来愁不愁衣食？”罗素说他两岁那年家中大人教他读诗，对着一堆客人他背得出丁尼生的两行诗。我是抗日婴儿，生下来逃难逃不停，拖到六岁才背得出那首“床前明月光”。总之过完十七岁生日我真的飘洋到台湾读书，毕了业颠颠簸簸住过许多陌生的地方，没有一天离开过字与书。二十三岁在新加坡牛车水一家破旧阴暗的书店里淘到一函线装《梦溪笔谈》，我高兴得两眼泛泪：“是宋版书吗？”朋友吓一跳。“是清末民初的版本。”我说。多年后在伦敦买到第一本狄更斯残破的初版我也想哭。

庙里老和尚不点破我也推算得出此生毫不长进。惟其不长进，这几十年里我才摸不着天多高地多厚写得几十本书：心中学问越小笔里胆子越大。美国幽默作家

罗伯特·本奇利说他写作写了十五年才发现他根本毫无写作天份：“可惜我已经太有名了，没办法封笔。”他家三代人都出了作家，孙子彼得写《大白鲨》拍成电影红得不得了。老本奇利当过演员也写过戏剧评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给《生活》杂志和《纽约客》写剧评叫好又叫座。我连改行写剧评都太晚了，当演员也休想，太老了。只好尽量守本份，拼命看书拼命玩书也拼命丢书：看不下去的书越来越多，看得下去的书大半是老书。老书已然好玩，配上老装帧老得典雅老得气派，那是玩不厌的。乔伊斯《尤利西斯》一九三〇年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印得大方，水蓝色封面反白字，怕弄脏，英国旧书商替我找装帧店做了个布面书盒贴一块烫金字的红皮，妥当极了。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九二八年翡冷翠出版，一千本里编号三三〇，劳伦斯签名，也供养在后配的书盒里，东京那位旧书商包了好几层牛皮纸送到我家来。英国有个老前辈许多年前去法国拜访毛姆，他说毛姆家的藏书又多又整齐又体面，毛姆坐在书房里抽雪茄皱起眉头说他看书看老了也看累了，

远远瞄着一排排的书脊只想偷笑：“都安好，心里踏实！”

埃德蒙·威尔逊说好几位读书品味很高的饱学之士常常劝他不要低估毛姆的作品，可惜威尔逊始终看扁毛姆，判定他终归是个二流作家。他说英美读书界程度下降了毛姆才那么红：“他的作品确实好看，确实有趣，文词越浅白越见文采，可是他的故事到底是杂志货色，就算题材严肃，情节还是蹩脚得要命。”他说那是毛姆写连载小说媚俗之计，每一期都要制造一些奇情。我是老派人，还是喜欢毛姆。我的文章从来都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肯定也是威尔逊说的“杂志货色”。我的文词还没有练出毛姆的功力，我很介怀，也很沮丧。我深信不论中文不论英文，文词清淡可读最是关键。然后是说故事的本领。年轻的时候我效颦，很高眉，认定文章须学、须识、须情。岁数大了渐渐看出“故事”才是文章的命脉。有了学问有了见识有了真情没有说故事的本领文章活不下去。阅世一深，处处是“事”，顺手一拈，尽得风流，那是境界！我读遍毛姆的作品，“我”字摆进去的都好看，没有“我”字的长篇短篇都逊色。“我”不可怕事，总要堂堂正正站

得出扛得起才行。

这当然是偏见。说不定七十岁以后我又生出另一些偏见。到时再说。写作免不了师承也免不了偷艺。大仲马不介意妻子跟朋友私通，还喜欢把情人让给小仲马消受，小仲马忍不住说：“我真腻烦了，老爷子你怎么老把你的老相好让给我睡，新靴子也要我先穿松了你才穿！”大仲马听了说：“那是你的造化，证明你的器官够粗你的脚够细。”大仲马写得出《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终于也写得出《茶花女》。连出家人悟禅听说都要本源。邱琼山路过山寺，惊见四壁都画满《西厢》：

“空门安得有此？”

“老僧从此悟禅！”

“从何处悟？”

“悟处在‘临去秋波那一转’！”

三十多年前伦敦旧书商克里斯说埃蒙特·威尔逊这样的人多得很：“毛姆只有一个！”他说他做旧书生意二十多年，走进书店找毛姆的客人多极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从来没有人找威尔逊。“丁尼生的老诗集也

是，收进一本卖一本，也许是学校里一代一代的学生都要读他的诗。”英国批评界几乎都跟诗人奥登的说法一样，都说丁尼生抒情最耐读，叙事诗、史诗都弱。艾略特称赞他是听觉最灵敏的英国诗人，不输弥尔顿，说他韵脚押得尤其精到。桂冠诗人奥斯汀说丁尼生的诗是“客厅诗歌”。我倒深信文学作品赏心之余还要悦目，案头这套诗集摆在客厅里绝不寒伦，每一本都曾经美国三大藏书家珍藏，贴了印记。一位是 Abel Berland，芝加哥著名律师，坐拥世界级藏书室，二〇〇一年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开专场竞拍藏品。一位是 Frederick S. Peck，十九世纪生在罗得岛首府普罗维登斯，名门之后，做过官，收藏拜伦遗著出名。还有一位是 Harry B. Smith，纽约人，作家，音乐家，珍藏名家手稿信札最多，一九一四年《纽约时报》全版写他的藏书室。

都说电子书快代替纸本书了，我不信。胡适之对张爱玲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用不着真去都闻得到书香了。我不敢想象胡先生说“你要看书可以按计算机，那里头书很多”！那是胡先生

穿长袍跟不穿长袍的分别。我在台北见到的胡先生是穿着长袍的胡先生，轻松，潇洒，长袖子一挥几乎看得到他手上卷着一册线装书临风低吟的神情，那时候他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身西装当上驻美大使那几年胡先生多委屈，多倒霉。我情愿一页一页读完一千部纸本书也不情愿指挥鼠标滑来滑去浏览一万本电子数据。荧屏上扫出一页页电子书我也试过，冷冰冰没有纸感没有纸香没有纸声，扫得出大学问扫不出小情趣，感觉仿佛跟镶在镜框里的巩俐彩照亲吻。旧派人应该做些旧派事才合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在大陆重编重印我近十五年里的文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居间商议，海外传统纸本书整理成国内一套传统纸本书，我想试试。五十年前我在台南一位老先生家里看到墙上挂的一副对联，“雨久藏书蠹；风高老屋斜”，句子好，字也好：纸本书即便藏着蠹鱼也甘心，也诗意。都说老头子都倔，电子狂风都吹斜了我的老房子了，书香不书香挑起的事端我倔到底。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香港

自序

美国小说家 Carson McCullers 说散文合该潜藏诗性情，诗倒要呈现上乘散文的清亮和通达。我三四十年前读她的书，故事缥缈，人物幽远，难忘的是笔下沉实的轻愁和料峭的温煦，隐隐然透着帝俄时代那些风云巨著彻骨的清气，像酒，像泪。

我去年下半年为台北《壹周刊》写这三十篇忆往小品，依稀体会到她想要的境界。我顺着营造小说丝丝缕缕的敏感追寻走过的从前，烟柳拂岸，暮云深情，笔底斑驳的记忆和苍茫的留恋，偶然竟露出诗的消息。起初写的总嫌隔阂，溶不进我要的氛围里，这本书不收，补上一篇给《中国时报》写的《旧日红》凑成三十整数。

文章实难。十二月中旬写到最后两篇了，我在北京拍卖会上买到乾隆年间大学问家伊秉绶的一柄扇子，画岁寒梅竹，写咏梅旧句：“生性禁寒又占春，小桥流水悟前因；一枝乍放雪初霁，不负月明能几人！”那是张学良先生定远斋的旧藏，画得古秀，字也苍郁，那首诗更是句句玄机了：前因俱在流水小桥间，我未必都参悟得出；雪前雪后绽放了单单薄薄一枝心香，琐屑的这样一本《从前》，兴许不致过分辜负那一抹旧时月色了。

二〇〇二年一月六日夜董桥一挥

目 录

1	旧日红
9	云姑
15	耳语
23	念青室情事
29	戴洛维夫人
37	古庙
45	风萧萧
53	南山雨
61	初版水仙花
67	寥寂
75	玉玲珑
81	榆下景

89	雪忆
97	谍影
103	石头记
111	砚香楼
119	湖蓝绸缎
127	西贡沉沦
135	椅子上的花环
141	四季草
147	流言
153	宝寐阁
161	灵光
167	伦敦七六冬天
173	虚构的风采
179	南湖；芝瑛
187	师山庐
195	念奴娇变奏
201	字里秋意

旧日红

我偏偏爱说我是遗民。近日坊间邂逅几柄漂亮的旧折扇，阮性山民国三十六年画梅花的那柄题了集句七绝：短墙缺处插疏篱，始见寒梅第一枝；独有高人爱高洁，为渠费尽雪桥诗。另一面郭若愚一九四四甲申夏天画的也是墨梅，只题庭空月无影，梦暖雪生香；右下角钐了一枚白文方章“梅清石瘦斋”。这样的风月当是遥远的绝响了。寒梅清幽，灵石清癯，配起时下这满城新潮和满街俗物，不啻在老橡树上系一根黄丝带，浑似千瓣心香。

劫后的意识形态，值得依恋的正是这些残留的旧时月色，跟卧薪的忧郁倒是没有干系了。不必效魏国管宁之安复社稷，不必效徐广收泪抱怨“君为宋朝佐命，吾

乃晋室遗老”，那些都是末期政治消渴病人，喜欢隔帘偷窥新贵的宠妾，为了撩来翩跹的绮思。文化遗民讲品味，养的是心里一丝傲慢的轻愁：急管繁弦杂梵声，中人如梦又如醒；欲知此夜愁多少，试记街前长短更。老家收过一幅赵眠云的字，录的是谭延闿这一路诗作。那光绪进士谭组庵当过都督、当过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当过行政院长，这些诗的趣味远比他的宦海格局高得多了。他的法书先学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和翁松禅两家，晚年参米南宫，比他卖字的弟弟谭泽闿的墨迹稀世。我只有一柄谭延闿写的扇子，写书中仙手李北海刻碑并非世上传说是亲手刻的，猜想是家里有刻工专为他刻，“古刻工皆妙手人也”！小小箴头天高地大，字字骨力雄厚得惊人。

我一九六〇年夏末辞别老师亦梅先生到台湾读书。一九八〇年我从英国回香港做事，老师已经离开印度尼西亚万隆回厦门定居了，却常过来香港和满堂子孙欢叙天伦。八十二三了，一身铜皮铁骨硬朗得要命。一年孟冬，